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當前阿爾巴尼亞內部危機

Current Crisis in Albania

doi:10.30390/ISC.199705_36(5).0004

問題與研究, 36(5), 1997

Issues & Studies, 36(5), 1997

作者/Author：湯紹成 (Shau-Cheng Tang)

頁數/Page：57-6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5_36\(5\).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5_36(5).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當前阿爾巴尼亞內部危機

湯紹成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所副研究員)

摘要

自今年初開始，阿爾巴尼亞幾家老鼠會式的傳銷公司惡性倒閉，使得阿國幾乎每一個家庭都受到波及，許多人甚至損失全部的家產，但因哭訴無門，致使民怨沸騰，引起不斷的暴動，再加上複雜的種族問題與政府的貪污腐敗，情況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對於巴爾幹半島脆弱的和平局勢，已經產生極大的威脅。

目前，阿國政府雖已宣布戒嚴並大幅改組，仍舊無法掌握局面，因老鼠會的受害者當中，也包含不少警察與軍人，他們同樣心懷不滿，而老鼠會的發源地也是動亂比較激烈的南部地區，儼然已經成為無政府狀態。歐洲各國見狀已紛紛撤僑，阿國難民也大量湧至鄰國，各大國際組織雖都予以協助，但是效果不彰，其後續發展，十分值得注意。

關鍵詞：東歐、阿爾巴尼亞、種族問題、經濟轉型

* * *

壹、前言

自今年初開始，阿爾巴尼亞不斷發生暴動，至三月份，前南部的反抗軍已逼近首都地拉納，全國已進入無政府狀態，情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對於歐洲的安全，已經產生極大的威脅。

阿爾巴尼亞這個歐洲最落後的國家，在八〇年代末非共化時期，其平穩轉型的狀況，廣受國際矚目，各國對其發展前景，均寄以厚望，但如今為何卻發生如此動亂，其原因安在？此次動亂是肇因於經濟因素，這是否是東歐國家轉型時期普遍的現象？如今阿爾巴尼亞政府已經失控，其後續的發展將如何？歐洲各國與美國是否可以提出有效因應的措施？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貳、國情背景

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Albania) 位於巴爾幹半島西部，西與義大利隔

著亞德里亞 (Adriatic Sea) 海相望，北鄰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 (Serbia) 與蒙地內哥羅 (Montenegro)，東部與馬其頓 (Macedonia) 以及東南部與希臘接壤，面積二萬八千餘平方公里，人口三百四十萬，但因連年動亂，人口大量外移，如今國內人口可能只剩不到兩百萬。在共黨統治時期，各種宗教均被禁止，非共化之後，阿國大約有七〇%的老百姓信奉伊斯蘭教，二〇%信奉東正教以及一〇%羅馬天主教。^①

阿爾巴尼亞共黨政權成立於一九四六年，四〇年代末期，基於南斯拉夫覬覦併吞阿國的野心，地拉納政府斷絕與南國往來，而成爲前蘇聯在巴爾幹地區的馬前卒。五〇年代後半，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使得以真正正統共產主義者自居的霍查 (Enver Hoxha) 政府與其交惡，轉而與中共發展並維持密切關係，^②接受北京政權大量的軍經援助，並盡全力醜化與辱罵美蘇兩大強權，以對內維護政權的穩定。七〇年代後半，中共文革結束後，阿國統治者認爲中共也實行修正主義，因而漸與北京疏遠，開始施行閉關自守的政策，阿爾巴尼亞也因此是全歐洲唯一未加入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 (CSCE) 的國家。^③

在共黨時期，阿爾巴尼亞可以說是實施共產主義最徹底的國家，全國幾乎沒有私產的存在。^④自七〇年代末期起，阿國與中共交惡後，北京的援助鉅減，再加上閉關自守的政策，阿國的各项產業設備的都無法更新，導致多數工廠停擺，基本建設也十分落伍與破舊失修。非共化之後，再加上轉型期新舊制度無法接軌，阿國民衆無法適應，至今整個工業生產體系瀕臨破產邊緣，農業生產也大量減產，無法自給自足，必須仰賴大量進口。一九九六年阿國每人平均所得三百八十美元，是東歐最貧窮落後的國家。^⑤

叁、動亂緣由

此次阿爾巴尼亞的動亂，可說是在非共化轉型時期，國內政治與經濟、社會各層級的機構無法發揮功能，再加上存在已久的種族衝突以及外國的姑息政策，所造成一種惡性循環的結果。其導火線是幾家老鼠會式傳銷公司的惡性倒閉，而其幕後操控者主要是義大利的黑手黨，這也是東歐國家向資本主義過渡出現亂象時，外國集團趁機

註① Derek Hall, *Albania and the Albanians* (London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4) . pp. 1~54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July 10, 1995, p. 7.

註② Elez Biberaj, *Albania and China : A Study of an Unequal Alliance* (Boulder and London : Westview, 1986) . pp. 35~110.

註③ Elez Biberaj, *Albania : A Socialist Maverick* (Boulder : Westview, 1990) . pp. 85~106.

註④ Nicholas C. Pan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lbania* (Baltimore : John Hopkins Press, 1968) . pp. 111~168.

註⑤ *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 188 ; Harenberg Lexikon der Gegenwart, Akteull 1997, (Dortmund : Harenberg Lexikon Verlag, 1996) , p. 411 ; Mario I. Blejer et al., *Albania : From Isolation Toward Reform*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ept. 1992) , pp. 10~52.

混水摸魚的另一個明顯例證。

一、政治不穩定與經濟發展落後

八〇年代末期，受到東歐國家非共化以及國內惡劣的經濟情勢的影響，一九九〇年七月初，五千餘名阿國青年闖入首都地拉納的幾所外國大使館，要求立即出國，這是阿爾巴尼亞政府無法掌控政局的第一個徵兆。迫於這種情勢，阿國也於一九九一年三月舉行首次自由選舉，結果共產黨仍舊獲勝。雖然如此，國內惡化的經濟情況導致連續大規模的罷工，使得共黨政府於同年六月初下台，而由一個多黨的聯合政府取而代之，結束了四十五年以來的共產黨統治，也是東歐地區最後一個非共化的國家。^⑥

自同年三月份阿爾巴尼亞與美國恢復了斷絕五十二年的邦交之後，^⑦隨即，地拉納政府也與當時的歐洲共同體恢復交往，並且也以歐洲最後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加入歐安會議，開始積極與外界接觸，同時大量接受外援。隔（一九九二）年三月，阿爾巴尼亞再度舉行大選，這回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DP）以六二%的選票大獲全勝，^⑧前身為共產黨的社會黨（Socialist Party），由一九九一年三分之二的支持率降到二六%，成為阿國國內最大反對黨。

同年四月，新國會選舉年僅五十三歲的心臟科醫生貝利沙（Sali Berisha）為總統。貝氏係於一九七〇加入阿共，並於一九九〇年組織民主黨。他任命現年五十三歲的建築工程師麥卡希（Aleksander Meksi）為總理，並與社會民主黨以及共和黨組成聯合政府。^⑨在貝力沙總統大力推行的經濟改革政策下，阿國通貨膨脹率由九二年的百分之四百，降至當前的百分之六。然而，以其工業生產量只達全國總生產力一成左右，以及其人口三分之二住在農村的現狀觀之，阿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

一九九六年五月，貝利沙總統所領導的民主黨再以六〇%的選票獲勝。^⑩但是，此次選舉，舞弊與白色恐怖的謠言不斷，在野黨因而揚言退出國會，國際觀察家也確認此次選舉不公的實情，埋下民衆對於政府不滿的情緒。貝力沙總統雖然再度擊敗了社會黨而組織民主政府，但是，他的作法卻越來越不民主，這主要因為國內情況太不穩定所致。

此外，缺乏政治與經濟管理方面的人才，也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雖然民主黨主政已有幾年，可以理解的，他們在這段時間當中，極端排斥社會黨的成員以及其支持者，因而使得新就任的人員，多半缺乏對於國家事務的經營與管理的經驗，這可由總統是醫生與總理是建築師的身分略窺一二。在這一方面的情況與其他歐洲非共化國

註⑥ Michael Schmidt-Neke, "Albanien," in Werner Weidenfeld, ed., *Demokratie und Marktwirtschaft in Osteuropa: Strategie und Optionen fuer Europa* (Guetersloh: Bertelmann's Verlag, 1993), pp. 335~336.

註⑦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1991, p. A14; *The Japan Times*, Sept. 18, 1991, p. 14.

註⑧ *Washington Post*, March 21, 1992, p. A1;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 1992, p. A 28.

註⑨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 1992, p. A28; 自立早報，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二日，版八。

註⑩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8, 1996, pp. 5; 星島日報，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版A四。

家十分類似，只是阿國這方面的水準更加低落而已。^①

經濟發展方面，在共黨統治時期以前，阿爾巴尼亞乃處於手工業的發展階段。在共黨統治時期，執政者完全排斥市場經濟，因而使得阿國居民根本缺乏市場經濟的觀念，這也是與其他歐洲國家差異相當大的地方。

面對這種情況，貝利沙政府自一九九二年起採行所謂「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希望能在短期內，以私有化與外資的方式來拯救國內的企業。^②「休克療法」在有些東歐國家比如捷克與波蘭等等，推行得比較有成效，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本來就有比較發達的經濟基礎。但是，阿爾巴尼亞基於資金與技術的缺乏以及法規不健全，不但使得既有的重工業並未能起死回生，食品等民生輕工業，也未能重新建立。在阿國最重要的農業發展方面，在非共化以前，農產品交由政府統籌分配，並且大幅補助。但是現在則不然，政府的補助一夕之間取消了，使得農產品價格飛揚，一般人民無法負擔，因此農民只好帶貨越界到鄰國去賣，使得國內市場機制混亂，再加上產品短缺，因而引起不斷的難民潮。

二、非法吸金誤國

在阿爾巴尼亞非共化之後，國內市場開放，不少義大利人基於廉價的勞工，過海前往投資，義國援助金額也高達一億七千餘萬美元，義大利成爲阿國最大的經援與貿易的伙伴國。至今阿國境內的義大利廠商共計五百餘家，但是其中也不乏別有用心的黑手黨，他們在阿國主要的勾當包括非法吸金、走私與洗錢。

在四十五年的共黨統治期間，阿國當局嚴禁人民開立私人戶頭。但在非共化之後，多數人民對於資本主義並不瞭解，基於惡劣的經濟情況，人們普遍認爲將身邊僅有的財物存入儲蓄投資公司是可靠的而且有利可圖。況且，阿國人們對於鄰近俄羅斯、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國類似吸金公司倒閉的前車之鑑，絲毫不以爲意，而阿國政府有關部門事先也並未提醒民衆注意。^③

因此，投機的傳銷公司以高利潤與快速致富(Get-rich-quick scheme)爲號召，總共吸納了阿國民衆十餘億美元的資金後撤資，使得阿國幾乎每一個家庭都受到波及，甚至有些人喪失了一輩子的積蓄與全部家產，損失慘重，但是他們哭訴無門，因而引起了沸騰的民怨。依據報導顯示，這些傳銷公司是由義大利黑手黨與阿國官員共謀所組成，所以民衆不但認爲政府未盡保護之責，而且感到受欺詐，因而向政府抗議，

註① 其他國家如捷克總理 Vaclav Klaus 與羅馬尼亞總理 Nicolae Vacaroiu 都是經濟學者，斯洛伐克總理 Vladimir Meciar 與波蘭總理 Wlodzimierz Cimoszewicz 都是律師，而匈牙利總理 Gyula Horn 是外交官出身。見 *International Who's Who 1996~1997*, 6th e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6)。

註②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版A二。

註③ 明報，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版A十九；聯合報，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日，版十；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版B二。

盼以公權力討回損失。^⑭

三、種族問題

除此之外，種族問題也是造成當前阿國動亂的重要原因之一。^⑮在阿國國境周圍還聚集著許多阿爾巴尼亞裔人，其人數甚至超過阿國總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斯拉夫聯邦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的科索沃省（Kosovo），以及馬其頓共和國（Republic of Macedonia）與希臘境內，他們盼望與母國統一的聲浪，此起彼落。在過去幾年當中，科索沃以及馬其頓等地區都發生過阿爾巴尼亞少數族裔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紛爭，使得阿國與上述兩國交惡。如果阿國局勢繼續惡化，這些地區受到牽連的可能性必會增加，最後貝力沙若需以武力以保其地位，人們也不能排除貝氏以民族主義的情緒，來轉移國內矛盾的可能性。

與巴爾幹其他國家不同的是，阿爾巴尼亞未曾成為大國的附庸國，因而時常遭到南斯拉夫與希臘的欺凌，歷來的處境都很悲慘。但是，當貝利沙總統揮起大阿爾巴尼亞思想大纛，期望建立一個回教的大阿爾巴尼亞時，阿國的鄰邦均感受到強烈的威脅，因而增加對阿裔人民的控制。^⑯地拉納政府基於保護僑民，而與上述鄰國交惡，但是這種大阿爾巴尼亞的主張，還受到同屬回教的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接與間接地支持，因而埋下複雜的民族糾隔。

（一）科索沃問題

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的科索沃省，面積一萬平方公里，人口兩百萬，其中九〇％是阿爾巴尼亞人，信奉回教。自十五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科索沃省均與阿爾巴尼亞一同受到鄂圖曼帝國的統治，一次戰後科索沃割讓給塞爾維亞，在二次大戰時，曾受納粹德國的扶持，與當今的阿爾巴尼亞建立短暫的大阿爾巴尼亞國。戰後，科索沃重歸南斯拉夫，但獲得相當的自主權。^⑰自八〇年代初開始，惡劣的經濟環境，使得科索沃的歸屬問題開始發酵：與阿爾巴尼亞還是南斯拉夫合併？要獨立還是保持自治區的地位？

對此，南斯拉夫當局當然希望科索沃省歸其所屬，主要就是因為科省是塞爾維亞人祖先的發源地，即相當於基督教的耶魯撒冷聖城，其地位極其重要。但是以其中九〇％是阿爾巴尼亞人的情況觀之，南國也面臨很大的困難。可是，若要科省與阿爾巴

註⑭ 光明日報，一九九七年三月六日，版三；*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7, 1997, p. 8；*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0, 1997, p. 6.

註⑮ Derek Hall, *Albania and the Albanians*, p. 25~28；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版B二；明報，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版A二十。

註⑯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0, 1994, p. 7.

註⑰ Arshi Pipa, *Albanian Stalinism: Ideo-political Asp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2~53.

尼亞合併，甚至完全的自治或獨立，南國政府也絕對不會首肯。^⑧因此，科索沃地區這種進退維谷的情況持續惡化，至一九八九年終於爆發罷工與暴動。結果塞爾維亞政府開始對於暴動分子進行圍捕與打壓，同時取消部分自主權，因而更造成一九九〇年類似內戰的混狀況。

一九九一年七月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進行種族滅絕行動，在南國總計有二百餘萬阿爾巴尼亞後裔受到波及。^⑨為此，阿國政府也曾求助於聯合國與歐盟，但是並未對塞爾維亞政府產生嚇阻作用，根本問題尚未解決，該地區爆發更大規模暴動的危機仍然存在。

(二)希臘

此外，阿爾巴尼亞與希臘的糾紛也是由來已久。居於希臘西北部靠近阿國邊界的伊比魯斯（Epirus）地區的居民，在習慣上總是將邊界另一邊屬於阿國的部分，稱之為「北伊比魯斯地區」，希臘軍隊曾在兩次大戰之初都占領過此一地區，因而至今阿方始終認為，希臘對於「北伊比魯斯地區」有領土野心。目前該地區仍約有九萬希臘後裔，但依照雅典政府之估計則約有二十萬人左右。相反的，雅典政府則不斷強調，希臘後裔在阿國境內沒有宗教自由，保障其僑民的權益，是政府當然的義務。

自一九九〇年以來，受到南斯拉夫內戰以及阿國惡劣經濟情況的影響，^⑩已有二十餘萬阿國難民逃往希臘，其中主要是希臘裔的阿國人，希臘政府對此感到不堪其擾，時常遣返阿國難民。九三年七月，希臘連續遣返一萬三千餘阿國難民，同月底，一名住在阿國的希臘東正教祭司，被阿國當局以煽動境內希裔居民與希臘合併為由，驅逐出境，助長了兩國民族對立的情緒。^⑪

之後，阿希兩國邊界糾紛不斷，希臘少數民族主義分子，也曾被阿國捕獲並指控從事間諜活動，希臘政府並以阿方不尊重少數民族為由，阻止歐洲聯盟向阿國提供三千五百萬歐洲貨幣單位的援助，同時，希方將可能更大規模地驅逐阿爾巴尼亞人回國，因而使得該地區危機四伏。直至去（一九九六）年，阿希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兩國邊界居民問題也獲得初步解決，但是往後的發展仍值得觀察。

基於阿國的暴亂起於南部，許多南阿爾巴尼亞人越境到希臘打工，雖然在希臘屬於低工資的工作，但對於阿國人而言卻是高收入。因此與南方關係較為密切的希臘，

註⑧ Miranda Vickers, *The Albanians: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211~213; 中國時報, 民國八十年七月八日, 版九;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0, 1994, p. 7.

註⑨ *Washington Post*, Nov. 21, 1991, p. 7; 中央日報, 民國八十年七月十日, 版六。

註⑩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17, 1992, p. 2; *The Japan Times*, Dec. 9, 1991, p. 13.

註⑪ 明報,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 版十二; 香港大公報, 一九九三年七月四日, 版二; *Washington Post*, July 21, 1993, p. A16; 光明日報, 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 版七; 光明日報,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版七; *The Japan Times*, Aug. 27, 1994, p. 6;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10, 1994, p. 2.

也被地拉納政府視為暴亂的幕後支持者，阿國政府雖不敢對希臘正面指責，但是對於阿國境內的七至二十萬的希臘裔人來說，他們日後遭受報復的可能性大增，再度加深巴爾幹半島種族的仇恨。

(三)馬其頓

阿爾巴尼亞與另一個鄰國馬其頓也有種族的矛盾。一九九一年九月，馬其頓共和國脫離南斯拉夫獨立，一九九三年四月加入聯合國。但是，希臘境內有二十餘萬馬其頓族人，約占希臘人口二%，居於馬其頓省，因而希臘至今仍反對馬其頓獨立與使用其國名，唯恐因此刺激希臘民族的民族運動，以及馬國對希臘境內馬其頓省的領土野心。^②

此外，馬國人口當中約有二〇%～四〇%的阿爾巴尼亞人，自一九九〇年阿國人民非法進入馬其頓國後，兩國人民對立情感加劇，阿國政府認為阿族人民的權利未受到應有的保障，要求馬國政府修改憲法。再加上九三年六月在兩國邊界有兩名阿國軍人被馬方擊斃，雙邊關係急轉直下，因而隨時可能引起民族糾紛。

(四)阿爾巴尼亞本國

在阿國國內，種族的矛盾也很激烈。在名義上雖屬於同一種族的阿爾尼亞人，其實還可分為北部山區信奉羅馬天主教的蓋格人（Geg），與南部信奉回教而且比較富庶的托司克人（Tosk）與少數希臘裔人。^③蓋格人與托司克人不論在語言、教育水準、服飾以及生活習慣方面，都有顯著的差異，貝利沙總統來自北部，而社會黨則傳統上以南部為根據地。

首都地拉納雖屬北部，但是居民文化水準較高，特質與南方人較為接近，對於強調大家族傳統以及經常爭奪土地與械鬥的北方人，深感厭惡。但是北方因與南斯拉夫接壤，受到其內戰與國際禁運的影響，失業率較高，因而有不少人遷往南方，奪走了部分南方人的工作機會，進一步加劇雙方種族之間的衝突。

自貝利沙總統九二年上台後，他為了鞏固其地位，不斷任用屬於北部蓋格族的鄉里親信擔任要職，還組織祕密警察「希克（Shik）國家情報局」，並與義大利黑手黨掛勾，同時還與那些南部不法吸金致富的集團合作，並接受其競選經費支援。在這種情況下，向來主掌國家政經大權的南部托司克人，自然感到被北部的蓋格人以及南部的不法暴發戶欺壓，心中不平的情緒，溢於言表。同時，南部比較富庶的托司克人投入傳銷公司的資金比較多，損失比較慘重，因而反抗比較激烈，反之，北部的蓋格人比較窮，因而投資不多損失也較少，反抗情緒比較緩和。

此外，在此次事件的受害者當中，還包含了不少的警察與軍人，他們也心懷不滿，自然無心維持秩序，因此造成國內動亂一發不可收拾。民衆的訴求，當然是希望政

註② 人民日報，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版六；*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0, 1994, p. 7.

註③ Elez Biberaj, *Albania: A Socialist Maverick*, pp. 5-10.

府代為償還其損失，這對於政府而言，難如登天。尤有甚者，不少民主黨高層人士，包括部長級官員，更涉及國際走私軍火與販毒活動，阿國近年來已成為歐洲毒品、犯罪與恐怖分子活動的新興根據地，時常使西方國家望而生畏。同時，在波斯尼亞戰爭期間，北部地區的經貿發展受到西方對南斯拉夫禁運的波及，因而只有向塞爾維亞出售石油予以維持，也觸怒不少西方國家。

四、外國勢力的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西方國家對於阿國當前的亂局也難辭其咎。根據英國獨立報的報導，西方情報組織早已將阿國此種亂象告知各該國政府。可是，亟欲把勢力伸展到南歐的美國，則早有其自己的盤算。^④因為希臘與土耳其都是美國北約的盟友，相互都有共同防禦的義務。若阿國因民族問題而引發與鄰國塞爾維亞以及馬其頓發生衝突時，希土兩國都可能被捲入，屆時，美國也將會被拖下水。況且，希土兩國因地中海島嶼的爭端以及賽浦路斯問題的激化，也隨時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

因此，華府當局視阿國為其戰略利益的國家，雙方積極發展軍事合作關係，並且提供阿國可觀的軍經援助，且已舉行多次聯合軍事演習，同時美方還不斷讚賞貝利沙是民主改革者，而置貝利沙政府的亂象於不顧。^⑤貝利沙總統也一再表示，阿國政府積極支持美國與北約有關波斯尼亞的解決方案，並主動向北約提供阿國海空軍基地的使用權。以阿國的立場而言，除了美國的軍經援助以外，阿國在對付其鄰國的立場上，若有美國撐腰，將會相當有利。

直至最近，英國政府也還不斷表示，阿爾巴尼亞的民主改革進行順利，民衆對於民主黨的支持率高，一切貪污等醜聞，都是改革派過程中必不可免的瑕疵，由此可見西方國家政策的短視。^⑥面對此狀況，阿國反對派人士與知識分子不時提出指控，西方國家為了商機，不惜一切維護貝利沙的政權。

肆、現狀發展

這場暴亂，暴露了阿國人民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所存有的幻想。因為這原本是一項單純投機牟取高利的結果，理論上不應影響貝利沙的執政權，但是因為政府危機處理的能力不足，以及主政者面對受害且又索債無門的民衆，依然擺出權威姿態，因而引發民衆強烈的怨忿。

此次暴動自去年底即已發生，且迅速遍及全國，但最嚴重的地區是南部港都佛洛雷（Vlora），因為五家投資公司就是從此地開始吸金，而當地的居民也受害最

註④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1991, p. A14; 星島日報，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版四。

註⑤ 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版六。

註⑥ 明報，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版A十八。

深。⑦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晚間，佛洛雷市更爆發武裝民衆與政府軍的槍戰，民衆公然襲擊警方，搶走大批武器，造成九人死亡，該地區儼然已形成無政府狀態。三月中，阿國南部反抗軍持續北上，他們利用強奪來的武器，已經造成近百人的傷亡，首都地拉納也出現民衆搶劫軍火庫暴動的狀況。

面對此情況，貝利沙總統於三月二日罷黜現任的麥卡希總理，其內閣隨即總辭，三日阿國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四日開始實施宵禁以及廣設路障等措施，也解除了陸軍參謀長的職務，換上他自己的親信。⑧同時他也以絕對壓倒性多數，一一三票贊成，一票反對與四票棄權，被國會選為新任總統，並經由協商，於十一日晚間同意由社會黨的費諾（Bashkim Fino）出任新總理，這是他在政治上的一大讓步。⑨

由九個政黨所組成的全國和解政府，已於十八日宣誓就職，負責籌備將在六月舉行全國大選。在此同時，南部港都佛洛雷市的暴動繼續不斷，反抗者襲擊當地軍事基地，並再度搶走武器。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此亂象，軍隊並未加以阻止。新組成的和解政府雖然呼籲人民冷靜，但是費諾總理對此亂象仍束手無策。趨勢顯示，除非貝利沙下台，南部的武裝叛民不會放下武器。

在國際方面，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三月十四日晚發表聲明，呼籲國際社會向阿國提供人道協助，歐洲聯盟也於次日表示歐聯正與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協調，以商討危機應變措施，並呼籲阿國國內各方避免使用暴力，恢復民主秩序。目前貝利沙總統已經要求歐盟軍事組織西歐聯盟（WEU），以軍事介入阿爾巴尼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也於同日舉行特別會議，聲明支持歐安組織的行動。但是，若要在此時派遣和平部隊前往鎮壓，恐怕會產生重大的傷亡，這也是西方國家遲遲未有具體軍事行動的主要原因。

面對這種亂象，美國與歐洲各國已經開始撤僑，但其行動進行並不順利，因為首都機場也已遭到暴民封鎖。因此，在亞德里亞海有幾十艘歐洲與美國的戰艦在巡弋，正積極進行撤僑行動，甚至連總統貝利沙的兒女，也在警衛的護送下，逃往義大利避難。

雖然西方國家忙著撤僑，但是對於解決阿國危機，並不熱中。多數歐洲國家仍希望貝利沙政府多作政治改革，以挽救衰退的經濟。鄰近的義大利與希臘，則唯恐阿國失控而擁入大批難民，重蹈導致波斯尼亞的覆轍，因而主張立即進行援助，然而問題是，在此混亂的狀況下，誰能代表阿國與外國交涉呢？⑩於今，美國終於改變態度，對於貝利沙總統的連任表示極為遺憾，認為貝氏下台，將有助於該國秩序的重建。其他歐洲國家也都紛紛加壓於貝利沙總統，希望他能與反對派協商，合力恢復民主秩序。

註⑦ 明報，一九九七年三月六日，版A二十；*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6, 1997, p. 1.

註⑧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三日，版十。

註⑨ 自由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三日，版七。

註⑩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六日，版十。

伍、影 響

阿國的動亂，再一次凸顯了北約、西歐聯盟與歐安組織無法有效防止歐洲區域動亂。鄰近的希臘與義大利嚴防來自阿國的難民潮，而歐盟其他國家則認為，阿國應優先進行民主改革，才能獲得更多的經援。這也正是阿爾巴尼亞所面臨的惡性循環。阿國急需要大量的外援，才能阻止情況繼續惡化，可是，這還需要穩定的政府以及有效的法規制度，才能奏效。以目前的情況觀之，距離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還有很大的距離。在阿國投資最多的義大利政府，也感到矛盾而不知所措，應該予以譴責還是充耳不聞地收容難民呢？由此可見，歐洲各國再度顯現對於對於東歐國家不同的利益取向與進退維谷的窘狀。

阿國動亂若不停止，對於歐洲的安全將造成很大的危害，因為阿國的暴亂也隨時可能蔓延到南斯拉夫的另一個火藥庫科索沃省，進而對於南國脆弱的和平，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

*

*